



六 錄

01370

晉記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後秦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蓋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拜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元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去度不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一

營產業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之於隴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虎曰隴上多豪而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沔先叛今宜徙其豪彊以實畿甸虎心然之啓勒拜弋仲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勒卒虎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帥步衆四萬遷於清河拜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廢石宏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之乃赴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奪之乎虎雖不悅然察其彊正弗責也遷持



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公卿皆憚之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懼馳召弋仲弋仲以八千餘人擊斬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冉閔篡趙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稱帝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祗閔相攻弋仲使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閔無我見也遣使於燕燕使悅縮將兵三萬會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不擒閔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當歸晉永和七年乃遣使請降穆帝拜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子襄入關苻生敗之獲弋仲柩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襄稱帝追諡曰景元皇帝置園邑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寬明士衆愛之弋仲之爲高陵公也亦拜襄爲并州刺史卽邱縣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碯礮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



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與高平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敗。晉處襄於譙城。使五弟爲任。匹馬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去仗衛。幅巾相見。襄少好學。有高名。雅善談論。尚一見如舊。懽然相得。徙屯歷陽。襄以燕秦方彊。夾淮與屯田。勵將士。而中軍將軍殷浩忌之。因襄諸弟遣刺客殺襄。不得。密使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浩乃遣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平北將軍襄益疑懼。使參軍權翼詣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而平北舉動自專。何邪。翼曰。平北英姿絕世。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擁數萬衆。而遠歸晉室。今將軍輕信讒言。自生疑貳。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縱小人竊吾馬。王臣固若是邪。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恐終不相容。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豈有是邪。旣而浩與師伐秦。以襄爲前驅。襄乃擊浩於山桑。收其器仗。浩使劉啓王彬之擊襄。襄自淮南擊滅啓等。濟淮。屯於盱眙。招致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流入郭敦等。執堂邑內史劉仕降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勸襄北還。永和十



一年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十二年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遂自許攻洛陽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之北襄敗率麾下數千騎奔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喪敗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揮涕北望其得物情如此時人以爲孫策之儔襄尋徙北屈進屯杏城使從兄姚蘭略地郿城兄姚益將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之者五萬餘戶苻生使苻飛擊蘭虜之襄進據黃洛秦苻堅鄧羌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四

邀之戰於三原軍敗爲堅所殺年二十七是歲升平元年四月也秦以公禮葬之苻追諡爲魏武王封其孫延定爲東城侯

苻字景茂弋仲之二十四子也少多權略而廓落任率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死苻率諸弟降秦拜苻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秦將累有大功太元八年秦大舉入寇以苻爲龍驤將軍督益梁諸軍秦王謂之曰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假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陛下何爲而出此王默然旣敗於淮南慕容泓起兵叛秦鉅



鹿公獻討之。以萇爲司馬。獻不聽。萇而戰死。萇使龍  
驤、長史趙都謝罪。王大怒。殺都。萇懼。奔渭北。遂如馬  
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  
五萬家。推萇爲盟主。遂以太元九年夏四月。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元白雀。以天水尹詳、南安  
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時慕容沖  
與秦相攻於長安東。萇將西上。恐沖遏之。遣使通和。  
以子崇爲質。進屯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  
秦王率諸將攻之。不能尅。獲秦將楊璧、徐成、毛盛等  
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萇聞沖攻長安。遂移兵嶺北。略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五

地至安定。嶺北諸城悉降。十年五月。秦王走五將山。  
沖入長安。秦司隸校尉權翼、光祿大夫薛讚等奔萇。  
八月。萇弑秦王。

丙戌十一年春三月。西燕率衆而東。盧水郝奴稱帝  
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堡據馬嵬。  
奴使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進攻郝  
奴降之。夏四月。萇遂取長安。稱帝。大赦。改元建初。  
國號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蛇氏爲后。子興爲太子。  
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秋七月。萇如安定。擊秦  
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于。遂如秦州。秦略陽



太守王皮來降。九月，秦秦州刺史王統亦降。因饗將士於上邽，以南安古成詵。崔氏春秋作吉成詵爲尙書郎。弟碩德爲秦州刺史，鎮上邽。

丁亥十二年秋七月，萇軍隱密使子興守長安，而與秦王登相距於瓦亭。敗苻師，奴蘭犢於渥源。冬十

二月，萇將姚方成陷徐嵩堡。初，關西豪傑以苻氏

數終而萇多雄略，謂天下可旦夕而定。萇旣與苻登

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唯征虜齊難

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

地、鎮北梁國兒竝、雷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六

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

戊子十三年冬十一月，萇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己丑十四年秋八月，苻登進逼安定。萇襲尅，登輜重

於大界。冬十月，立社稷於長安。萇令百姓年七

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十一月，雷惡

地降，拜爲鎮東將軍。

庚寅十五年夏四月，秦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

王。率氐胡攻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

漢得於李潤。萇欲自將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



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耶。萇曰：苻登窮寇，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復吾有矣。乃潛軍赴之。當是時，萇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使同惡相濟，來會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之矣。褐飛等以萇兵少，悉衆攻之。萇堅壁不戰，示之以弱。而潛使子崇率騎數百出褐飛後，褐飛軍驚擾，乃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以吾校數諸雄，皆應踰據一方。虎嘯千里，遇姚公而智摧力屈。殆天授也。惡地嚴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憚之。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二千兵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邪？六月，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并州刺史。達爲金城太守，南羌竇鴛率五千戶來降。萇下書有復私讎者誅之。將吏滅亡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



給長育之。

辛卯十六年夏五月苻登攻新平，萇敗之，登退屯於

郿。苻曜崔氏春秋作苻曜許登爲內應也。秦將金槌以新

平來降，萇將數百騎入槌營，羣臣止之。萇曰：「槌既去，

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歸哉？」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

物乎？冬十二月，秦攻安定，萇如陰密，戒太子興曰：

「苟曜多詐，聞吾北必來見汝，汝則殺之。」曜果見興於

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於安定東置酒

高會，諸將皆曰：「陛下將牢太過，若值魏武王，不令此

賊至今。」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身長八尺五寸，臂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八

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

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

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如夷，人盡死力。

四也。所以得建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片長

耳，羣臣皆稱萬歲。

壬辰十七年春，令畱臺諸鎮各置學官。三月，萇有

疾，使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

姚方成謂興曰：「今寇賊未滅，而上寢疾，王統苻允等

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除之。」興乃殺苻允，王統王

廣、徐成、毛盛而赴召。興至，萇怒曰：「統兄弟吾州里也。」



無他遠志。徐成等在秦朝。竝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殺之。爲天下者。顧撫納。何如耳。若憚而多疑。則誰其可信者哉。 萇令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癸巳十八年。秋七月。竇衝叛秦。秦討之。求救於萇。尹緯曰。太子純厚有聞。而英略未著。宜使太子救之。萇乃戒興趣胡空堡。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堡。衝圍自解。苻登聞興向胡空堡。果解衝圍。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戒。

冬十二月。萇疾甚。因還長安。見秦王。堅爲祟。翊召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九

太尉姚昺。僕射尹緯。姚晃。尙書狄伯支。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則吾無憂矣。遂卒。年六十四。興祕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擊秦。秦王登自六陌趣廢橋。姚詳據馬嵬堡。以拒登。興使尹緯領步卒赴詳。大敗之。乃發喪行服。諡萇曰武昭。廟號太祖。

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秦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奔之。立爲太子。萇出征伐。常畱統後事。及



鎮長安與中舍人梁喜洗馬萬勗講論經籍時人化之。其卒嗣位。改元皇初。大赦境內。

甲午十九年。秋七月。王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於山南。斬登。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置四軍。強熙楊多竇衝叛秦。王率諸將討之。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熙奔秦州。衝走汧川。姜乳以上邽來降。以碩德爲秦州刺史。鎮上邽。徵乳爲尙書。

乙未二十年。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秋八月。魏人來乞師。使鎮東將軍楊佛嵩赴之。

丙申二十一年。強熙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京

晉記

卷之四十一

十六國錄

十

師。初永嘉之末。汾陰薛氏聚族。據楊氏壁。自保不仕。劉石苻氏。王乃以禮聘。薛強爲鎮東將軍。冬。強引秦兵自龍門濟河。遂陷蒲坂。太守楊恭出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封楊盛爲仇池公。

丁酉隆安元年。秋九月。太后蛇氏薨。王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王不許。旣葬之後。素服臨朝。冬十月。鮮卑薛勃叛秦。秦討之。勃奔沒奔于于執而送之。泣氏男姚買德謀反。伏誅。

秦王自將寇湖城。宏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叛降秦。王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使姚崇寇洛



陽陷柏谷。徙流人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氐屠飛啖  
鐵叛秦使東平公姚紹討而斬之。王畱心政事。凡  
一言之善。咸見褒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  
上書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  
翊郭高。經明行修。教授長安。門徒數百。諸生自遠而  
至者萬數千人。王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  
藝。涼州胡辯。秦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餘人。關中  
後進多赴之。王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  
其往來出入。勿拘常限。蓋彬彬有太平之風焉。黃門  
侍郎古成。誥中書侍郎王尙。尙書郎馬岱。以文章雅  
正。參管機密。誥尤以風教爲己任。京兆韋高居母喪。  
彈琴飲酒。誥聞而泣曰。吾當手刃之。持劍求高。高終  
身不敢見誥焉。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一

己亥三年。秋七月。秦寇洛陽。九月。以災眚屢見。降  
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  
賢俊。省法令。清獄訟。黜陟守宰。遠近肅然。大赦境內。  
改元宏始。冬十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靖。恭  
靖不屈。幽之於別室。下書凡父母昆弟。相容隱者。  
弗問。姚緒。姚碩德。以秦王降號。固讓王爵。王弗許。  
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率襄陽流人一



萬奔秦。秦王召見於東堂。問華曰。晉自南遷以來。承平已久。今其政化風俗。固何如也。對曰。主有南面之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權去公家。刑網峻急。風俗奢蕩。自桓溫謝安以後。未見寬猛之中也。王大悅。拜華中書令。

庚子四年春。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凡刑獄郡縣不能決。獻之廷尉。王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於時鮮有冤滯者。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清勤貞。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一

白下書褒美。風勵羣臣。夏五月。遣使如魏。魏使張濟來聘。秋七月。姚碩德帥師伐西秦。乞伏乾歸奔南涼。王如枹罕。乾歸來降。拜爲河州刺史。冬十月。令將帥遭大喪。非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而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十一月。

歸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於京師。魏襲沒弈于。于率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師進次五亭。長安大震。閉諸城門。魏貳塵入侵河東。王乃大閱於城西。謀伐魏也。



辛丑五年春三月廟廷有樹連理而生。秋七月使隴西公碩德帥師伐涼。涼使呂超呂邈逆戰大敗。別將呂他以東苑降。遂進圍姑臧。八月涼將姜紀出奔秦軍。碩德表爲武威太守。九月呂隆遣使降秦。拜爲建康公。碩德軍令整齊。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懷之。隆降遂還師。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入貢於秦。

壬寅元興元年春二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夏五月使安北姚平僕射

狄伯支以步騎四萬伐魏。平軍次河東。使光遠將軍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七

黨娥立節將軍雷星建忠將軍王冬率杏城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唐小方積弩姚良圖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晉公姚緒統河東兵爲前軍節度。東平公紹率洛東兵。始平太守姚詳率朔方兵。並集平望。以俟王。使高平公沒弈于鎮上邽。廣陵公欽鎮洛陽。常山公顯尙書令晃輔太子入直西宮。守長安。王率戎卒四萬。自長安赴平伐魏。六月姚平陷魏乾城。秋七月魏王珪自將禦平。使毘陵王順豫州刺史長孫肥爲前鋒。平遣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擊而擒之。平走。魏主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師圍之。王將



兵救之。謀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我以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秦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虜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宜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魏主從之。逆擊王於蒙阮之南，秦師退屯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魏分兵四據險要，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使平不得近柴壁。九月，王屯於汾西，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毀其浮梁。魏人皆鈎取爲薪。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餘衆四萬有奇。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四

皆束手就擒。魏斬秦將四十餘人。王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於魏。魏人不許，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魏人乃還。十二月，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奔秦，貳於桓元也。王召見於東堂，問元何如其父。虔之曰：元藉世資，據荆楚，屬本朝失政，遂位宰相，而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將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此天以機授陛下也。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王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



癸卯二年春正月立后張氏封子懿上庸公弼廣平  
公洗陳畱公宣長樂公諶博陵公愔南陽公璞平原  
公質范陽公達清河公裕隴西公國兒章武公興  
好遊田京兆杜挺馮翊相雲皆作詩賦以箴諷興善  
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三月追錄馬嶽戰時將  
吏其堡戶給復二十年順陽太守彭泉以郡叛降  
秦王使楊佛嵩趙曜以五千騎迎之遂寇陷南鄉略  
地至梁國而歸秋七月使席確徵呂隆弟超入侍  
遂使齊難姚詒以兵迎呂隆於河西以司馬王尙爲  
涼州刺史鎮姑臧以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  
太守徙隆及其宗室寮屬於長安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  
五

甲辰三年春二月桓元遣使於秦請辛恭靖何澹之  
王畱恭靖遣澹之謂之曰桓元不度德力而圖篡逆  
天未忘晉必有義兵以吾觀之終當傾覆耳卿今往  
必逢其敗相見之期又豈遠哉恭靖亦踰垣而歸  
三月魏掠太平使姚碩德率師伐仇池擒其帥楊  
斌汝南太守趙策出奔秦冬十二月鳩摩羅什  
至長安

乙巳義熙元年春正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王如道  
遙園引諸沙門於澄元堂聽羅什說佛經又使翻譯



西域經論三百餘卷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  
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宮中州郡化之事佛者  
衆夏五月復伐仇池楊盛以子難當爲質秦師乃  
還拜盛爲武都侯秋七月桓謙桓怡桓蔚桓謚桓  
允何澹之奔秦車騎將軍裕使參軍衡凱之于姚顯  
顯使吉默報之自是使聘不絕裕求南鄉諸郡王許  
之羣臣皆諫王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崛起微細匡  
扶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  
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晉

丙午二年夏六月王以叔父姚碩德來朝大赦境內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十六

王見緒及碩德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  
二叔已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而後行又班告臣  
民爲二叔避名碩德歸秦州王送之及雍乃還秃  
髮僂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於秦以僂檀爲涼州  
刺史徵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使  
主簿胡威請畱尙王弗許引威入見威頓首流涕曰  
臣州僻遠侍陛下威靈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  
何以臣等質馬羊乎若軍國需馬直煩尙書一符臣  
州三千餘戶戶輸一匹朝下而夕辦可也昔漢武帝  
傾天下之資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



郡之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  
恐爲聖朝旰食之憂耳王悔之使馳止尙則僇檀已  
軍五湖逼尙行矣尙還長安坐匿呂氏宮人及擅殺  
逃人薄禾御史劾奏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  
邊憲送尙在長安乃上疏理尙王覽之大悅謂黃門  
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對曰此臣州里西方之  
儁也王曰今有表理王尙蓋善屬文者果出於敞邪  
抑尙爲之邪文祖曰尙今止南臺禁與賓客交通且  
敞寓於楊桓其非尙所爲也王曰然則桓爲之乎文  
祖曰西方之論素稱敞優於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七

下可試問超王卽召超以表示之曰涼州寧有此才  
乎呂超對曰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產於海濱若必以  
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文王西夷之擯士也王  
大悅赦尙以爲尙書而涼州自此多事矣伏乞乾  
歸入朝於秦畱爲主客尙書

丁未三年以太子泓錄尙書事南燕司徒慕容鍾

右僕射慕容嶷高都公慕容始奔秦華山郡有池

涌沸廣袤百餘步生物投之熟而可食歷五月乃止

赫連勃勃戡高平公沒弈于收其衆以叛秦自稱

大夏天王初魏主拓跋珪饋馬千匹求婚於秦王



許之矣。既而以魏別立后，遂止不與魏人以其絕婚也。故有柴壁之戰，王欲息民，至是遣使修好於魏。魏乃歸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圖、康宦、還長安，王皆復其爵位。南燕遣使稱藩，秦歸其母妻，譙縱亦遣使稱藩，謀入寇也。

戊申四年夏五月，縱請桓謙於秦，請禿髮儁檀與沮渠蒙遜迭相攻擊，秦王以儁檀內外多難，欲取之，使韋宗往覘焉。儁檀與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而嘆曰：「奇才瓌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何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謂秦王曰：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六

涼州雖弊，儁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王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衆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儁檀之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竊觀羣臣才略無儁檀比者，雖以天威臨之，臣未敢保其必勝也。弗聽，使廣平公弼將軍欽成帥步騎三萬擊之，使僕射齊難帥步騎三萬討赫連勃勃，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儁檀必猶豫未決，請以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孤城無援，可尅也。」弼不可，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儁檀嬰



城固守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歛成縱兵鈔掠僞檀擊之大敗。弼退據西苑。王使姚顯率師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兵敗兼道赴之。慰撫河外。率衆而還。僞檀遣使謝罪焉。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遂縱兵野掠。勃勃潛師破之。擒難及其將士萬三千人。六月將軍劉敬宣伐蜀。譙縱乞師於秦。秦使姚賞王敏救之。敬宣乃還。東平公諱位。己酉五年春正月復伐夏。譙縱使使來獻方物。封縱爲蜀王。二月王如平涼。乞伏乾歸逃歸苑川。

王弟冲謀反。王弗忍誅。歛成泣曰。冲謀反而不早爲之所。其如王法何。王不得已。賜冲死。葬以庶人。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九

三月還長安。夏四月夏王勃勃率師二萬掠平涼。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使尙書令韓範來乞師。使衛將軍強以步騎一萬就東平。公紹於洛陽救燕。勃勃襲而敗之。強還長安。秋九月秦王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使姚詳歛曼嵬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奄至。衆咸懼。請王畱步軍。輕如嵬營。侍御史姜楞曰。車駕一動。六軍駭懼。嵬營亦不可至。此不戰而自潰也。王乃使左將軍姚文宗中壘將軍齊莫率禁兵距戰。文宗及莫勇果絕人。又殊死戰。勃勃



勃始退。畱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王還長安。

庚戌六年春二月。乞伏乾歸陷秦金城。太守任蘭死。

三月。勃勃攻秦平涼。夏四月。寇隴右。破白涯

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奔秦州。六月。河閒

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奔秦。秦王曰。劉裕匡復晉

室。卿何故來也。國璠曰。裕削弱宗室。翦除異己。所以

來者。避死耳。拜國璠爲揚州刺史。叔道爲兗州刺史。

賜以甲第。蜀使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秦。請兵

入寇。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入

寇江陵。秦使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

晉記

卷之四十一

十六國錄

二十

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荊州刺史劉道規乃召諸將  
而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  
以濟事。諸軍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旦  
不閉。衆咸畏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  
赴救。道規乃畱宗之守江陵。而自率諸軍逆戰。大戰  
於支江。天門太守檀道濟。陷陣大破之。謙乘輕舸奔  
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引歸。

辛亥七年春正月。以子弼爲尙書令。初天水姜紀。呂

氏之諂臣也。弼有寵於秦王。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

雍州刺史。鎮安定。紀勸弼納王左右以求入朝。秦王



乃以弼爲尙書令。弼遂傾身結納朝士。勢傾東宮。羣臣憂之。會王以勃勃乾歸僭擅蒙遜擾亂。咨將帥於羣臣。隴東太守郭播曰。清潔而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其人也。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王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若始煥年少。吾未知其人也。播曰。然則才兼文武。足以鎮督一方者。莫如廣平公矣。王勿納。乃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撫招西秦。乾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王以勃勃方彊。拜乾歸爲河南王。其子熾磐爲平昌公。王如三原。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三

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撫有天下。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心招致。冀匡不逮。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者。吾歷級而進之。不乏人矣。其偉人傑士。遁於耳目之外者。吾庶幾遇之。而諸卿無所舉何也。右僕射梁喜對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王曰。是何言。與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相蕭鄧而將韓。莫未嘗取相於曩代。待將於將來。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二月。穎川太守姚平都自許來朝。言太尉裕屯聚芍陂。將爲邊患。



王曰裕今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姦心其在吾子孫乎  
夏人侵平涼秦鎮北將軍平輿男梁國兒年八十矣前後征伐屢有大功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飲酒酣升靈牀而歌又數年乃卒時人以爲達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秦公卿抗表請罪王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

壬子八年以楊佛嵩爲雍州刺史率嶺北兵以伐夏嵩發數日秦王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敢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旣多遇賊其必敗乎因遣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使追之不及佛嵩攻夏於朔方曰吾今得酣戰矣勃勃襲而執之佛嵩絕吭而死冬十月遣趙鯤楊伯壽姚嵩等伐仇池不克而還殺立節將軍楊伯壽賜天水太守王松忽帛百匹

癸丑九年春秦后張氏卒復立齊氏爲后三月遣使如魏太尉索稜以隴西叛降西秦

甲寅十年夏五月貳原氏羌仇常叛秦使後將軍斂成討之不克成出奔於夏姚文宗有寵於秦太子泓泓疾之譖於秦王王怒賜文宗死自是羣臣莫敢言弼短弼言無不從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



唐盛爲治書侍御史。王左右機要，皆其黨也。國人惡之。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謂王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其敢默乎？廣平公弼，陛下寵之太過，傾險之徒，鱗湊蟻附。市巷皆言陛下將立廣平公，誠如此者，臣等死不敢奉詔。王曰：「安有此邪？」喜曰：「苟無之，而流言若是，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矣。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但安廣平，乃所以安宗廟社稷也。」王默然不應。旣而寢疾，太子泓屯兵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弼謀作亂，伏甲於其第。當是時，撫軍姚紹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歛曼、寇竝、典禁兵宿衛，弼不敢發。姚裕遣使告姚懿於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誓將士，赦囚徒以布帛數萬匹，賜將士將赴長安。鎮東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誾起兵於雍。會王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以告王。王曰：「吾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有媿於天下。卿等其若之何？」尹昭、梁喜請誅之。王惜其才，乃免弼。尚書令以公就第，懿等聞王疾瘳，罷兵還鎮，皆抗表請正弼典刑。王弗許。魏遣使聘於秦，使尚書郎嚴康報之，并致方物。荅其請婚也。姚懿、姚洸、姚宣、姚誾入朝，使姚裕告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八國錄

三



秦王欲有所陳。王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矣。不煩見也。裕曰：彼言之是非，尙未可知。陛下奈何逆拒之？乃引見諮議堂。懿等固請誅弼。王曰：汝勿憂。吾自處之。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文武之化，刑於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哉？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王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皆以吾兒爲口實。奈何？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速決。恐一旦禍機竊發，悔之晚矣。王默然不忍誅。

乙卯十一年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五

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於秦。秦使姚成玉、司馬國璠率八千騎赴之。姚成玉至南陽，休之衆潰。成玉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譙王、文思、新蔡王道、梁州刺史馬敬、竟陵太守魯軌、南陽太守魯範奔秦。三月，廣平公弼怨姚宣毀已，譖之於王。會宣司馬權不自長安來，王責丕不能匡救，將戮之。不。因誣宣以自解。王大怒，遂收宣於杏城獄，而使弼將三萬人守秦州。京兆尹尹昭謂王曰：廣平公與太子弗協，今使擁彊兵於外，是樹敵也。臣恐陛下萬歲之後，必不靖矣。王弗納。使以中軍大將軍屯於渭北。



夏人攻杏城。王使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姚達死。秋九月。夏赫連建率衆寇貳縣。遂入平涼。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進攻新平。弼擊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冬十月。白虹貫日。秦王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

兵於第。王聞之。怒甚。誅其黨唐盛。孫元收弼囚之。中曹將殺之。太子泓流涕固請。乃止。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初。魏主嗣召名儒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於法當入危亡之國。春秋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五

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果出東井。畱守鉤已久之。乃去。秦遂大旱。昆明池竭。閏一歲而亡。十一月。使散騎常侍姚敞送女於魏。丙辰十二年。春正月。秦王如華陰。以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疾甚。王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廣平公希覲。非常變難測也。殿下若出。進不得見。主上退不得入。西宮安所歸乎。泓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王升輿。怛然失色。侍郎尹沖謀欲因泓出迎。殺之。尙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而不來。當奉乘輿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奔侍。誰與太



子守乎。沖不可。王既入宮。命泓錄尙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禁兵。使歛曼蒐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遂不敢發。王疾轉篤。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王少子耕兒出告姚愔曰。王已崩矣。宜速決。愔遂率甲士攻端門。歛曼蒐勒兵距戰。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時侍疾於詔議堂。使歛曼蒐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敢進。遂燒端門。王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王喜躍。逆黨駭擾。和都自後擊之。愔衆潰。逃於驪山。尹沖奔於京師。王召紹讚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梁喜尹昭歛曼蒐入內寢。受遺輔政。遂卒。年五十一。在位十二年。諡曰文桓。廟號高祖。

泓字元子。文桓王興之長子也。性寬厚。博學好詩詠。嘗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之。拜於牀下。弟弼謀亂。泓恩撫如初。興卒。泓捕誅姚愔。元乃發喪。卽位。大赦。改元永和。廬於詔議堂。既葬。乃親政。長樂公宣據邢望。李閏諸羌叛。秦使姚紹討之。宣懼歸罪。於紹。紹遂誅宣。西秦攻上邽。刺史姚艾遁歸。并州定陽胡叛秦。征東姚懿討平之。夏五月。氐楊盛陷祁山。進逼秦州。姚平救之。盛退走。平與上邽守將姚



嵩追盛及於竹嶺將軍姚讚率太守姚秦都王煥以禁兵赴之盛敗讚於清水嵩與秦都王煥力戰而死遂失秦州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雉秦州地震山崩識者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曰秦州泓之故鄉也今失秦州秦其將滅乎赫連勃勃陷陰密坑秦將士五千餘人秦州刺史姚軍都死之勃勃進兵侵雍掠郿城姚紹尹昭姚洽率步騎五萬討之與勃勃戰於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

楊盛使兄子倦寇陳倉平陽氏苟渴據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七

五交原以叛姚詵討擒之秋八月太尉劉裕率師伐秦以世子義符監畱府事劉穆之爲軍司遂發建康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以大任任卿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也九月次於彭城使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邱項城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趣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趣武關彭城內史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秦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



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新蔡太守董遵固守。道濟攻拔其城。遵不屈而死。進克許昌。倉垣、東平、公姚紹謂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宜遷諸鎮。」戶內實京師，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雖晉夏交侵，吾無憂矣。不然，晉侵豫州，夏寇安定，將若之何？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嶺北憚之。勃勃終不能棄安定而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足距晉師，未危而先憂，是自擾也。泓然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有忠勳，而陛下未加殊賞，外置之死地，安定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恢若擁精兵，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宜徵之入朝，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弗聽。」王仲德水軍入河，將至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望風遽遁。魏主嗣聞之，使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趣枋頭，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士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埽山陵，非欲爲寇於魏也。而魏之守將自棄滑臺，今借空城以息兵，不日西行於晉，魏之好無損也。何



必揚旗鳴鼓以示威乎。魏主使建問太尉裕。裕曰。爲我謝魏皇帝。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及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冬十月。王師至成臯。姚洗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使越騎校尉闔生率騎三千。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以爲聲援。洗部將趙元說洗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不敵。宜攝諸戍兵。固守金墉。以待援。出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不下。晉終不敢越我而西。是我

晉記

卷之四十六 國錄

三

不戰而坐制其弊也。司馬姚禹潛通道濟。嫉元。固勸出戰。洗乃使元以精兵一千。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成鞏城。以距王師。元泣謂洗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惟死。但明公不聽忠言。爲姦孽所誤。悔無及耳。旣而陽城成臯。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元與毛德祖戰於柏谷。大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元司馬騫鑿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遁奔道濟。道濟至洛陽。洗懼而降。獲四千餘人。衆欲坑之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沒遂不敢進十二月姚懿司馬孫暢以秦兵旣敗勸懿襲長安殺紹廢泓而自立懿引兵至陝津散穀於河北夷夏招和戎諸羌其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姚紹謀之紹曰懿性鄙近從物推移此必其司馬孫暢之謀也但馳使徵暢使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暢若奉詔而至臣當遣懿率河東兵共禦吳寇不然則聲其罪於天下以討之泓乃使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蚝元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舉兵稱帝移檄州郡欲運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三十一

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遣將王國率兵攻成都成都擒國使使責懿宣告諸城厲兵秣馬無從逆亂河東之兵無一詣懿者紹濟自蒲津率師圍懿入於蒲坂執懿囚之遂誅孫暢秦書至五月丁巳十三年春正月泓朝羣臣於前殿淒然流涕羣臣皆泣初泓使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甲兵欲謀作亂至是聞秦師屢敗乃自安定率鎮戶三萬八千趣長安自稱大都督移檄州郡恢至新支南攻郿城敗鎮西姚詵泓馳使徵姚紹使姚裕胡翼度屯



於澧西。紹率輕騎赴難。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壁臺。姚讚聞恢漸逼。畱寧朔尹雅守潼關。而自率諸軍還長安。見泓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誅恢。泓哭之慟。葬以公禮。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畱將軍向彌戍碣磔。將沂河西上。遣使假道於魏。秦亦使使求救於魏。魏主嗣召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且裕聲言伐秦。志難測也。宜發兵斷河上。勿令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不然。劉裕圖秦久矣。秦王旣死。嗣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子懷劣。國多內難。今乘其危而伐之。志在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急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多乏食。若復與裕爲敵。南北交兵。暇無日矣。不若聽其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其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假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卒。與吾爭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哉。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秦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乃使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乙旃眷進



據河內王洛生屯河東娥清阿薄于將步騎十萬屯河北爲秦聲援裕遂引軍入河三月王鎮惡至宜陽司馬毛德祖攻尹雅於蠡吾城雅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拔襄邑堡自陝北渡河攻尹昭於蒲坂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封魯公督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於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坂夾攻道濟道濟堅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先事潼關克潼關則尹昭不攻而自潰矣道濟從之姚讚以禁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姚紹引兵出戰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潰紹退屯定城畱姚鸞屯兵大路絕晉糧道當是時裕使沈田子傅宏之率萬餘人入上洛將進次青泥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疆距珍姚鸞使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琰獲雅送裕裕欲殺之雅呼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皇晉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泓使姚和都屯曉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晉軍遠來衆旅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待



後援。吾今徑據闕鄉。絕其糧道。不出一月。而道濟之頭。必懸麾下。道濟既沒。劉裕聞之。必不敢進矣。諸將咸以爲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失利。人心惶惑。胡可戰也。乃止。先是太尉裕謂王鎮惡曰。諸軍若克洛陽。須大軍俱進。而鎮惡等因利輕趣潼關。爲紹所距。久之乏食。衆欲棄輜重。還就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太尉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在於前鋒。奈何阻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且大軍尙遠。羌衆方盛。雖欲求還。其可得乎。吾受命前驅。志在效命。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之。不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耶。鎮惡等馳使乞糧。援於裕。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今岸上如此。何能遣軍。鎮惡乃親至宏農。勸諭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魏人輒掠之。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使丁旡。率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旡。裕先使朱超石戒嚴。旡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竝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以三萬



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別齋大鎚及稍數千，乃斷稍千餘，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死者相枕，斬其將阿薄干。魏軍退屯平城。超石率胡藩劉榮祖追擊，斬獲千餘人。魏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河北太守薛帛據河曲以叛。秦使黃門侍郎姚和都討之。姚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胡翼度據東原，姚鸞營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林子以精銳朱遠等夜襲鸞營，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河上，使姚難運蒲坂穀以給軍。至香城，林子擊之，敗還定城。和都聞林子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要難兼道赴救未至而難走，因破晉別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紹使鎮軍姚洽及寧朔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兵衆寡弱，而遠在河外，大將軍雖神武，其如鞭短何？紹弗聽。林子以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殺洽及墨蠡。小方紹聞洽死，忿恚發病。林子啓太尉曰：姚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先盡，不得以膏血祭斧也。紹疾甚，以後事託東平公讚，使姚難屯關西，嘔血數升而死。讚旣代紹，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時晉軍或據



山上。或結壘平地。濱帶河嶮。大小七十營。秦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各設營壘。秋七月己亥。裕次於陝城。將軍沈田子傅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宏之遂進屯青泥。八月。裕至閔鄉。使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田子於青泥。秦王泓欲自將禦之。恐田子襲其後。欲先擊滅之。然後傾國東出。乃使車騎將軍姚裕帥步騎八千。奄至青泥。躬率大軍繼發。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泓至欲擊之。宏之曰。彼衆我寡。若之何。田子曰。兵貴用奇。奚在乎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及其始至而薄之。可以有功。若彼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三五

圍旣固。我焉所逃。遂進兵秦軍圍之數重。田子誓衆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封侯之業。於是乎在。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灊上。辛丑。裕進次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與振武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秦姚讚距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秦鎮東姚璞及姚和都等擊斬猗之於蒲坂。超石棄衆奔潼關。姚讚乃使司馬休之。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亦自香城引兵而西。當是時。大霖雨。渭水泛溢。姚讚不得北渡。退屯鄭城。



王鎮惡水陸竝進追及難軍。泓還次於石橋。鎮北姚  
彊以數千人與姚難合陣於涇上。以距鎮惡。鎮惡使  
毛德祖擊彊。彊力戰而死。難奔還長安。裕進據鄭城。  
泓使姚裕及尙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澧西。尙書  
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  
石積。姚讚屯灞東。泓自軍道遙園。王鎮惡自渭水入  
河。以趣長安。汧流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舟者皆在艦  
中。秦地素無舟楫。又見艦無人而進。咸驚以爲神王  
戍。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旣  
登密使人解艦。渭水迅疾。舟皆逐流。忽焉不見。命將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美

士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已付之東。  
流。今進戰而捷。則功名俱顯。不捷則骸骨不返矣。乃  
身先士卒。衆騰躍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逼  
水地狹。爲敗卒所踐。不戰而潰。鎮西將軍譙。前軍將  
軍烈。左衛將軍竇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蚝。尙  
書右丞孫元。皆死於陣。泓匹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  
門。泓與姚裕將數百騎。出奔石橋。姚讚聞泓敗。召將  
士告之。皆以刀擊地。攘袂而泣。胡翼度棄軍奔裕。姚  
讚夜率諸軍。將會泓於石橋。而王師已固。諸門不得  
入。衆皆驚潰。泓謀欲降。其子佛念。年十二。勸泓自裁。



泓弗聽。癸亥，遂將妻子降於壘門。鎮惡乃以屬吏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安堵如故。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大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鎮惡何功之有！尹昭以蒲坂降，姚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裕殺之。餘宗遷於江南，斬泓、建康市。泓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燹死焉。

苻氏分崩，羣雄競起。景茂以懼罪起兵，亦不得已而然。而乃弑君、薦棘、何其悖也！算略雖長，其遜於景國多矣。子略克摧勅敵，苻成先構以國用不足，增賦關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七

津羣臣皆諫，而側席求賢，敬事諸父，親臨大臣之喪。嘉王滿聰之距門，蓋有賢主之風焉。委姑臧於禿髮，任屈子以兵權，遂乃邊城繼陷，兵無寧歲。溺愛廣平，幾乎危嫡。其兆禍也，從來遠矣。元子以庸懦之質，雖尊師愛弟，不改家風，而內難方殷，外侮踵至，卒之身死，建康不有愧於佛念哉！

晉記卷六十四終



晉記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南燕

慕容德 慕容超

慕容德字元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身長八尺二寸。額有日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儁時封梁公。歷幽州刺史。曄立。進封范陽王。遷魏尹。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兄垂擊敗王師。垂奔秦。德亦坐免。燕亡。徙於長安。爲秦張掖太守。數歲免歸。秦王敗於淮肥。從垂如鄴。垂稱燕王。拜車騎大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一

將軍復封范陽。遷司徒參政事。垂臨終。勅子寶以鄴城委德。寶乃以德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雷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隆安元年三月。魏師入中山。寶出奔薊。五月。慕容詳稱帝於中山。秦太史令高魯使其甥王景暉獻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羣僚以詳旣僭號。而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存亡。勸德稱帝。德不可。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亦止。旣而德兄子



麟自義臺來奔。謂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宜及其未至。擁衆南渡。二年。德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而魏軍垂至。衆懼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德遂濟師。及旦。魏師至而冰泮。德曰。天贊我也。改黎陽津爲天橋津。旣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於是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赦境內。置百官。三月。寶自龍城奔黎陽。使中黃門令趙思召范陽王德奉迎。德遣慕容輿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實欲殺寶也。寶聞德旣稱元。亦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思閑習典故。德欲畱而用之。思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曰。犬馬猶知戀主。而況人乎。思雖刑臣。乞還侍上。德固畱不遣。思怒曰。殿下親爲叔父。位列上公。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之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怒。斬之。秋。南陽太守閻邱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師伐德。次於管城。德使慕容法。慕容和。距之。王師敗績而還。初。苻登旣滅。登弟廣率部落降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三年春三月。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德時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附德



者多去附廣。德乃畱慕容和守滑臺。而自率衆擊廣。斬之。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可。辯懼洩。引晉師至管城。冀德率師作亂。而德弗出。德擊苻廣。辯又勸和反。和弗聽。辯遂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尙書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諸將士家悉在城中。陳頴之人多附於魏。德將攻之。韓範曰。嚮也魏客吾主。今也吾客魏主矣。人情旣危。不可復戰。宜先據一方以立基本。然後圖之。旣而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大悅。德謂羣臣曰。今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欲取彭城。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二一

慕容鍾封逞。韓諱固請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魏。西接秦。庸得高枕乎。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亦未易取。況密邇江淮。秋夏霖潦。千里爲湖。夫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而廣固者。曹嶷之所城也。地形阻峻。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闔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必翻然順命。如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旣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



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縣悉降。德置守宰，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牛酒屬路。秋八月，使使告齊郡太守辟閭。渾慕容鍾率騎二萬隨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出走。以尚書潘聰鎮莒城。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而諸郡皆降。渾懼，將妻子將奔魏。德將劉剛追斬之。莒城德遂入都廣固。

庚子四年冬，德更名備德，稱帝。大赦，改元建平。立妃段氏爲后。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四

二百人爲太學生。

辛丑五年冬十月，德讌羣臣，酒酣，笑曰：朕雖寡薄，可方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左右，命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耶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忠臣不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德母兄先在長安，使平原人杜宏問存否。宏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祿，以申烏鳥之私。張華進曰：杜宏未行而求祿。



要利不可使也。德曰：宏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要利而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宏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焉。

壬寅元興元年，德如齊城，登營邱，遂至漢陽城。景王廟，讌庶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愴然者久之。人拜青州秀才晏謨爲尙書郎，齊大夫晏平仲之苗裔也。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謀充國用也。

癸卯二年，春正月，司隸校尉慕容達作亂，攻端門，不克，奔魏。二月，地震。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五

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五月，覈蔭戶。初，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民因此迭相隱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尙書韓諱言於德曰：蔭戶上之恩也，侵冒民之玩也，恩不可濫，玩不可長。臣請覈之。德乃使諱巡行郡縣，諱廉正公直，所在野次，得蔭戶五萬八千。冬十月，德女平原公主自殺，主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年十四，適段豐，豐爲人所譖而死。公主嫠居六七年矣。德欲使改適，壽光公餘熾公主聞之，泣謂侍婢曰：段氏遭無妄之辜，我不能同死。今主上又欲嫁我乎？是吾死日也。至期，成禮。公主姿



容婉麗熾見之甚喜。經宿公主僞辭以疾。熾信之不  
逼也。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裙帶  
曰。我不敢違君父之命。死當埋我於段氏之墓。遂於  
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咸嘆息曰。貞  
哉公主。路經餘熾門。餘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先是桓元殺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  
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與高雅之。張誕。皆奔燕。至  
是勸德伐元。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臣聞帝王之  
道。必崇經略。有其時而無其人。則宏濟之功闕。如有  
其人而無其時。則英武之烈不著。自古能成王業者。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六

惟人與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元篡逆。神  
怒人怨。以陛下之神武。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  
若聲發響應。形動影隨。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  
戎馬。不過數萬。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  
卷甲長驅。臨江問罪。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拓土。開  
疆斷在今日。若坐失機會。使彼中豪傑。梟滅桓元。更  
修德政。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圖。卽江北  
亦不可得冀矣。德因講武於城西。凡步卒二十七萬。  
鐵騎五萬三千。羣臣以元未可圖。乃止。

乙巳義熙元年夏四月。兄子超來歸。封爲北海王。



秋九月汝水竭。冬十月德有疾。北海王請禱。德曰。王者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議立超爲太子。見羣臣於東陽殿。俄而地震。輿輦還宮。是夕卒。年七十。諡之曰獻武。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秦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德爲張掖太守。數歲。納去官。家於張掖。德從秦王寇淮南。畱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旣而同。垂起。兵山東。張掖收納及德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歲

晉記

卷六十五十六國錄

七

而公孫氏卒。臨終。以金刀授超。平又將超母子奔涼。呂隆降秦。超隨涼州人徙於長安。而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以諸父在東。恐爲秦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因得往來無禁。德陰使人召之。超不敢告母。妻而歸。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德。德捧刀而泣。悲不自勝。始名之曰超。封爲北海王。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容止可觀。德甚愛之。爲起第於萬春門內。義熙元年九月。德有疾。十一月。遂立超爲太子。而德卒。超卽位。大赦境內。改元太上。尊德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光祿。



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今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惑之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不可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五樓欲擅朝權譖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

丙午二年秋八月段宏奔魏慕容鍾奔秦超誅其黨段封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冬十月下書議復肉刑增烹轅之法以衆議不合乃止超不恤政事好畋游猜虐日甚封孚韓諱切諫不聽孚性亮直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八

超嘗問孚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桀紂之主也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勸孚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從不阿人何謝之有未幾而卒超旣卽位母妻猶在長安使封愷聘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或獻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陛下統承洪業不宜降屈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禍結兵連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



德在秦。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爲暫屈。韓範智  
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  
使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  
上也。超大悅。曰。張尙書可謂得吾心矣。乃使範如秦。  
奉表稱藩。秦王大悅。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賜  
範千金。許還超母。妻秦使韋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  
詔。封建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屈節豎子。超曰。  
吾爲太后屈耳。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送太  
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十一月。秦王乃還超母。妻。  
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九

丁未三年春正月。超尊父納爲帝。母段氏爲太后。立  
妻呼延氏爲后。大赦。

戊申四年春。超祀南郊。柴燎爛起而煙不出。靈臺令  
張光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  
有物如鼠而赤。大如馬。立於園丘之旁。俄而不見。須  
臾大風暴起。晝晦。毀行宮羽儀。超懼。密問太史令成  
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重而事役  
繁之所致也。超遂大赦。譴責五樓。旣而復任之如初。  
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涌。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  
澠水不冰。超惡之。以問太史令李宣。對曰。澠水無冰。



由逼帝京而近日也。超大悅。高句麗使使來聘。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

己酉五年春正月朔。超朝羣臣於東陽殿。樂作。歎太樂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淪沒。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也。二月。使將斛穀提。公孫歸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還。簡男女二千五百口。付太樂教之。當是時。五樓專總朝政。超以宿豫功。封其兄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頹爲武衛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

將軍典樂公五樓宗親。竝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故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使公孫歸寇濟南。掠男女千餘人。夏四月。侍中車騎將軍劉裕伐燕。超見羣臣於東陽殿。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前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卒二千人。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資儲之外。餘悉焚蕩。堅壁清野。寇無



所資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戶口殷繁。非一時可以入守。青苗布野。亦非可卒芟。且今歲星在齊。推之天道。不戰自克。况客主勢殊。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千乘。鐵馬成羣。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哉。不如縱使入峴。至於平地。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何不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今縱敵深入。是自棄險固也。弗聽。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是劉璋也。吾屬今爲虜矣。超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怒下鎮於獄。賀賴盧亦切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用吾計。亡無日矣。初裕抗表伐燕。朝議難之。惟孟昶謝裕。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而自率舟師入淮。秦之亡也。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於裕。與語而悅之。因止宿焉。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五月。裕自泗至邳。畱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畱兵守之。王鎮惡曰。燕人若塞大峴之口。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



惜禾苗。度我孤軍遠來。弗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嶮而清野也。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度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在吾掌中矣。六月。王師次東莞。超畱羸老守廣固。使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將步騎五萬。進據臨胸。旣聞晉師之盛。自率師四萬就暉。臨胸有巨篋。水去城四十里。超使公孫五樓據川源。而裕將孟龍符已先至。爭之不得。裕以車四十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幟。御者執稍。以騎爲游軍。軍令嚴肅。與燕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戰於臨胸之南。日昃矣。而勝負未決。參軍胡藩曰。燕悉兵出戰。城中畱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閒道取臨胸。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使胡藩檀韶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上至。建威將軍向彌。環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及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進師圍之。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夷華大悅。超使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謝而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



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自有內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尙數萬。宜悉出金帛宮女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濟。死亦爲美。坐而受圍。無益也。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與我唇齒也。雖有寇難。必來相救。然古之乞援者。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中書令韓範。燕秦之所重也。使之往求。秦師必出。超乃復使韓範如秦。裕因燕穀。停江淮漕運。爲持久之計。人有竊告裕軍曰。燕臣張綱有巧思。今往長安。不得綱爲攻具。城不可尅也。秋七月。綱自秦歸。太山太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三

守申宣。執以送裕。裕使綱周城而呼曰。劉勃勃破長安。秦師弗出矣。城中莫不失色。南平公劉毅使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以軍會恢。且日恢率衆五千方軌而進。每臺使將至。輒復如之。而北方之民。執兵負糧來歸者。日以千數。裕圍城益急。超怒。引弩射之。裕軍少退。旣而燕僕射張華中丞封愷。巡城爲軍所獲。裕令與超書。勸其早降。超請割地稱藩。裕弗許。九月。燕尙書張俊出降。謂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而不降者。爲韓範與秦王有舊。必能得秦師。勃勃旣退。秦必救燕。秦師若至。勝負未可決也。韓範爲人



不果。可啗以利。範來。則燕人絕望。不降。何待。裕卽表  
範爲散騎常侍。遣書招之。韓範至秦。秦使姚彊率步  
騎一萬。就姚紹於洛陽。并而來援。因遣使謂裕曰。燕  
求救於秦。秦已勒鐵騎十萬。屯於洛陽。晉師弗退。當  
長驅而至矣。裕謂秦使曰。汝歸語姚興。我克燕之後。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欲送死。幸卽速來。劉穆之聞  
有秦使。馳入見裕。裕告以所言。穆之曰。此言不足威  
敵。適取怒耳。若廣固未下。而羌衆奄至。將何以待之。  
太尉笑曰。此兵機也。非公所解。彼若審能赴。必畏我。  
知其逆設此言。乃自張之詞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四

羌見伐燕。必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會劉勃勃  
破秦軍。追彊還長安。韓範嘆曰。天其滅燕乎。長水校  
尉王滿勸範投秦。韓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元。復晉  
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奔潰。此乃天授。非人力也。燕亡  
則秦爲之續矣。吾不可以再辱。又得裕書。遂降。翌日。  
裕將以巡城。燕人大驚。裕要範至城下。諭燕。範不可。  
曰。雖荷殊寵。吾不忍也。左右勸超誅範家。超以亡在  
斯夕。又念其弟諱之忠也。弗聽。冬十月。段宏自魏  
奔裕軍。東萊兩血。廣固城門鬼夜哭。十二月。太白  
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手刃之。



庚戌六年春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握手相泣韓諱諫曰陛下不思撫將士破重圍而反對兒女子悲泣何其憊也超拭目而謝之使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元文謂太尉曰昔趙之攻曹嶷也望氣者曰澠水帶城非可猝拔若塞五龍之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今舊基猶存可塞也裕從之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曰今戰士彫瘁外援絕望惟降與死耳超嘆曰興廢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五

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二月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出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燕悉力以禦而張綱爲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雖火石弓矢不能入也又爲飛樓懸梯遙臨城上超大怒支解綱母城中出降者相繼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裕軍追獲之責其不降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食毛踐土爲之盡力亦其分也況皆衣



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於建康。斬之於市。

慕容德雖稟倣儻之姿。然以季父之親。乘危盜竊。亦漢之淮南七國也。豈可與西燕同日而語哉。沖稱帝於角逐。德分崩於一尊。寶不能討。跨有全齊。遂稱大號。超不恤國政。委任五樓。所謂燕雀處堂而不知焚之將及者乎。卒之身死建康。十一年而社稷爲墟。固人謀之不臧。蓋始基之已殆也。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六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乞伏紇干。驍勇善騎射。年十歲。彎弓五百斤。諸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其後有祐鄰。國仁五世祖也。當晉泰始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綠。部衆稍盛。而鮮卑鹿結有衆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相攻。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利那死。弟祁塗立。祁塗死。利那子述延立。述延破鮮卑莫侯於



苑川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儻大寒立。而石勒滅趙。懼而遷於麥田。元 崔氏春 秋作無孤山。大寒

死。子司繁立。始遷於度堅山。秦將王統襲之。司繁出

降。秦王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畱之長安。使司繁叔父

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鮮卑勃寒侵斥隴右。秦

王乃拜司繁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遂以

司繁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太元八年。秦徵兵

南寇。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秦兵敗於淮肥。國仁

叔父步頽叛秦。秦王使國仁還討步頽。步頽聞之大

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而言曰。苻氏往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七

因趙石之亂。跨據八州。今天厭秦德。百萬之衆。殲於江南。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耳。乃招集諸部。衆至十餘萬。

乙酉十年。秋九月。國仁自稱大單于。領秦河三州牧。

建元。建義。以弟乾歸爲上將軍。餘拜授各有差。置武

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潞川。甘松。匡朋。白

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而居焉。秦封國仁爲苑川

王。

丁亥十二年。秋七月。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

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奔于東胡。



金熙亦連兵襲國仁相遇於渴渾川大戰敗之三部落衆迎降。

戊子十三年夏六月國仁卒子公府幼弟乾歸立自稱河南王改元太初遷於金城秦拜乾歸爲梁王壬辰十七年秋八月涼呂寶來擊乾歸遣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而自率兵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而死者一萬餘人。

癸巳十八年夏六月立子熾磐爲太子晉書載是風甲午十九年乾歸擊秦秦王崇奔楊定而冬十月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乾歸乾歸使涼州牧乞伏軻殫秦

晉記

卷之五

十六國錄

六

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懼而欲退冠軍翟瑤按劍而諫曰不可今秦州雖敗二軍尙全將軍受闕外之寄奈何望風奔潰乎昔項羽斬宋義胡建戮監軍瑤不可以便宜斬將軍哉二人曰敗不相救軍罰所先冠軍能若是敢自愛死率騎赴之遂力戰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秦王崇亦死焉乾歸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遂稱秦王赦其境內置尙書僕射等官夏六月遷於西城秋七月稱藩於涼聽左輔密貴周之言也旣而悔之殺貴周



丙申二十一年冬十月乾歸弟軻殫與益州不平軻殫奔涼

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呂光自率師次於長最以呂延爲前鋒使楊軌寶苟攻金城梁恭金石生出陽武下峽呂延攻臨洮始河關州郡大震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聞敵而竄何以立國且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涼兵雖多而無律呂延雖勇而無謀不足憚也夫涼之精兵悉在於延延敗則呂光不戰而退矣於是使人給延曰秦王衆潰東奔成紀矣延欲引兵追之司馬耿稚曰乾歸雄勇多詐今告者視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九

高而色動殆必有姦不可輕也延不從乾歸邀之戰敗而死光還姑臧

庚子四年春正月南景門崩乾歸惡之遷都於苑川秋七月秦伐乾歸使姚碩德帥五萬騎入自南安峽乾歸次於隴西以距之旣而秦王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告諸將曰吾自創建以來屢摧勅敵舉無遺算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與吾決戰而山川阻狹縱騎無地宜引師平川伺殆而擊之天苟祚我必敗秦師乃使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候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



秦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秦追騎迫之。大敗。乾歸歸苑川。部衆三萬降秦。秦王進軍枹罕。乾歸自苑川走金城。謂部衆曰。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卿等可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臣皆曰。死生與大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則復見有期。今相隨而死。無益也。吾豈不知諸卿愛我。諸卿當自愛耳。大哭而別。率數百騎奔允吾。利鹿孤使弟儁檀迎乾歸。處之晉興。南羌梁弋遣使招之。乾歸將應之。或以告利鹿孤。利鹿孤使弟吐雷率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謂子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難久羈。吾將歸秦。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以汝母汝兄弟爲質。彼必不疑。吾旣在秦。彼亦終不敢害汝也。因送熾磐兄弟於西平而奔長安。秦王與見之大悅。署爲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辛丑五年春二月。使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壬寅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拜爲興晉太守。丙午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乾歸甚惡之。自冬入朝於秦。晉以熾磐爲西夷校尉。監撫其衆。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三十一



戊申四年冬熾磐築城於嶧嶺山

己酉五年春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襲之熾磐聞之大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使使告乾歸二月乾歸奔還苑川遷於度堅山秋七月復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以焦遺爲太子太師告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乾歸欲以女妻遺子華華不可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彊卿乃以爲尙書郎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三

乾歸復都苑川

庚戌六年秋七月尅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秦力不能討

辛亥七年春二月秦遣使拜乾歸爲河南王乾歸亦稱藩於秦秋七月伐南涼大獲而歸

壬子八年畋於五溪有梟集其手丙夏六月國仁之

子公府弑乾歸及其諸子出奔於大夏熾磐率文武臣民遷於枹罕秋七月熾磐執公府於嶧嶺南山

輟之譚郊諡乾歸爲武元王熾磐性勇果多權略臨機善斷旣嗣立改元永康



癸丑九年春三月擊吐谷渾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秋九月復擊之其別統掘達來降

甲寅十年春有雲五色興於南山熾磐見之笑謂羣臣曰此國之祥也吾今年必有所定乎有所定則王業成矣乃繕甲厲兵以俟隙焉夏五月禿髮儁檀

西伐乙弗熾磐聞之投劍而起羣臣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儁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小子獨守窮城可擒也乃率騎二萬襲樂都樂都一旬而潰使平遠健虔以五千騎追儁檀徙虎臺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儁檀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三

遂降署爲左南公以將軍謙屯鎮樂都復稱秦王

乙卯十一年春三月北涼侵廣武夏五月熾磐進攻  
湟河尅之北涼將隗仁不降熾磐欲殺之散騎常侍  
段暉諫曰仁臨難而不畏死忠臣也乃囚之仁在西  
秦五年段暉復爲之言熾磐乃免之使還姑臧  
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達爲河湟太守秋七月使將曇  
達王松壽擊南羌彌姐康薄于於赤水降之  
丙辰十二年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澠州師次沓中  
北涼使使來結和親冬使使於太尉裕帝拜熾磐  
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丁巳十三年，曇達王松壽擊姚弋於上邽，大敗之。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於枹罕。使安東將軍木奕于伐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之，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者也。」今姦凶已殄，境宇漸清，吾無患矣。

已未元熙元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孔子破吐谷渾於弱水之南。

庚申二年，春正月，立子慕末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建宏。熾磐嗣位七年而宋興，以元嘉四年卒。子慕末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三

立三年爲赫連定所殺。

國仁世有部落，未戢雄心。當淮南之役，而首起叛秦。乘其隙也，乾歸驍勇多智，能弱能彊，可謂相時而動者歟。熾磐繼之，屢摧勅敵，遂滅南涼。然非熾磐之能叱咤風雲，乃傳檀之忽近患也。

音記卷六十五終



